

"請問你是許大順嗎?"

在他這個年紀，應是穿著 uniqlo 黑色鼻挺的西裝，搭配白色襯衫，而星期一早晨的現在，他應該正騎著 50cc 二手機車在向弄中拜訪者客戶，或是在有如蜂巢的方格小辦公室裡，統計者全台各地本季商品總庫存。

"恩恩"

暗黃皮膚的男子發出諾諾聲，在交誼廳的桌子上抬起頭，他正杵者腦袋看晨間台語新聞，身上穿著醫院的衣服，是一種諷刺性的藍色病人服，那藍色色塊在幾千次漂白水消毒下，有一朵朵雲的錯覺，似乎有了這套衣服，就不用踏出這病房去看真正的天空，或許是一種安慰的方式。

大順，不像是第一次來這的病人，對於飲水機的準確位置、便當盒垃圾的分類室有如家常便飯搬地熟悉，在這吃飯、睡覺、生活對他來說沒有任何窒礙，只差這不是個家。

三十四歲，病例紀錄上說，他的糖尿病已診斷十五年之久了，換句話說，在我們立志要成為律師、建築師和企業家時的青澀高中生年代，穿著白衣大夫在他耳邊告訴他，"大順，十五年後你的視網膜、腎臟系統、周圍神經系統會產生病變，，然後四肢會麻木失去感覺"，現在他已明白這些專有名詞的意思，原來這就是他現在生活的重心，每周三次要去洗腎中心報到，一個下午的時間躺在一台機器旁，而他身體裡有一半的血在裡頭"滾啊!滾啊!"的，要是靈魂重量是 35 克，那裏頭應該有超過二十克的他在裏頭，難怪此時總是腦袋一片空白，只有當旁邊的護士提醒他說要抽血做例行性檢驗時，才稍稍回過神來，但眼前的視力僅僅能看出打點滴的護士朦朧的身形，要是護士不說，他應該一點被抽血的感覺也沒有，原來十五年前的幾句話，是這樣的

意思，短短地診斷換作是生活的實際面，竟有點意外的深遠，就像是古文裡短短的一句話，可以寫成一本書來演繹。

窗外下者雨，下午三點一刻，主治醫師查房時間，結束身體檢查後，大順把衣服拉下"禮拜三我想請假"，大順輕輕地對主治醫師說，而大順的媽媽坐在他旁邊，今天他媽媽特地提者一鍋鐵盒裝的飯菜，可能是今天下了雨，市場攤位沒甚麼人，所以乾脆收一收要賣地菜，簡單燙了幾分青菜，來醫院看兒子，大順媽媽不像前一床兒子生病的父母一般，焦急地問主治醫師，他的小孩這次怎麼會發燒到這樣厲害，會不會有生命的危險，反而是輕輕地在最後說:謝謝醫師，然後用指甲還帶有泥土的手摸一摸大順的頭，彷彿廣告裡的一句話:『孩子就算長大了在父母眼裡還是個小孩』。

做完案例報告的禮拜四早晨，睡眼惺忪地翻開報紙，原來昨天是民國 101 年國慶日，在大稻埕有長達二十分鐘的煙火表演，看來大順是去湊熱鬧啊!想起他某一天曾經跟我說，有一個叫 1976 的搖滾樂團的歌，剛好我 mp3 裡有，其中有一首歌叫煙火，想像昨夜擁擠地大稻埕河堤上，高中生、熱戀地情侶、大學生、上班族紛雜地在那等待，人群中的大順當然也仰者頭熱切地望者夜空。

喝完咖啡，離開護理站，開始一天的工作，最後來到 17B 病房，大順還是老樣子沒安分地待在病床上，走到交誼廳裡，大順一如往常地在那，杵者頭，面無表情地回答者我的問題，但我耳邊響起 1976 的那首歌，昨夜天空下萬張閃爍的表情裡，大順也在那，"好像在夢中，享受這美夢"歌詞回響者。